

“短篇”小说的北京味

《老舍小说经典》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收入二十三个短篇,配以著名画家叶浅予、方成、袁运生、高荣生、叶武林、李全武、徐勇民、王书朋、谢培林的画作。

虽然人们记住更多的是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但事实上,对于他本人的创作来说,“短篇”在他的心目中似乎更富有挑战和乐趣。老舍先生对短篇小说创作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他本人也正是因为1921年发表的一篇极短的白话文小说《她的失败》,开始了他的文学写作生涯。

1958年他发表了一篇极短的小说《电话》,他的短篇小说集中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共出版了五本短篇小说集,它们是《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和《贫血集》。他一生总共写下了七十一篇短篇小说。

这次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小说经典》,所选的二十三篇小说中,多由他擅长的老北京的底层小人物作为主人翁,篇幅不大,却都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小人物鲜活的个性与命运。人物各自演着自己人生的故事,可喜、可悲、可叹,生动感人。小说里蕴含着人生哲理,意味深长,有着现实意义。

在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中,多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这样的作品已被读者熟悉、赏识。而在短篇小说里他大胆地使用了不少欧美刚流行的象征主义、意识流、人物心理特征叙述等技法来写,使小说充满了艺术色彩与魅力。例如《微神》,文中描绘了三种浓重颜色的花朵及其变换,好像描绘出女

主人的人生三个阶段。这种景物象征性写法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使作品呈现出诗意的梦幻与神秘性,是一篇别开生面的难得的且令人遐想的小说。又例如《丁》这篇仅有四千多字的小小说,通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文中描写一个青年人在避暑胜地青岛,躺在大海的沙滩上,随意地看到什么就想起什么,用这一大脑中随意的、瞬时变幻的想法刻画出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一类型的年轻人。这些在小说写作中的艺术技巧,它们的多样性,精到、巧妙、传神,多在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中能欣赏到。

老舍先生曾说过短篇小说“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成为独立的一个题材”,认为作家“非有极好的天才与极丰富的经验不能做到”。他很谦虚地说:“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因此“短篇非要见好,非拼命去作不可。”我们今天读他写的这些短篇小说就是他拼命的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的篇目已成了名篇佳作,流传中外。

不久前《新京报》特别将“短篇小说潮涌”作为主题,探索短篇小说背后的力量和独特的文艺价值。我以为对于国内越来越多的新作者,是一种呼唤。小说的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不仅考验作家的功力,更考验作家的耐力和对于文学追求的纯粹性。在越来越多的故事和赘述语言堆积而成的小说创作环境中,重视短篇小说价值的挖掘无疑可以唤起人们更多地去关注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短篇小说的浓缩性,可以更生动地展现,并满足现代读者的需要。这也正是这次我选取了23个短篇经典配以大家画作,重新集结出版《老舍短篇小说经典》的初衷所在。我期待短篇小说新的浪潮的到来,让“拼命”为文学的优秀作家给读者发掘出更多的短篇魅力。

□舒济(老舍先生女儿)



《老舍小说经典》老舍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11月



1945年冬,老舍一家合影(左起:舒济、舒雨、老舍、舒乙、舒立、胡絮青)

英雄要死几次?

□书评人 张志忠

阅读黄国荣的《碑》,让我想到了如上的标题:英雄要死几次?《碑》所选取的边境战争战俘的题材,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无疑是具有挑战意味的。它所面对的,既有文学自身在处理此类题材上的经验匮乏,也有社会生活对呈现边界的限制。于是,作品的主人公邱梦山,就必须面对着陈旧的、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歧见,作家自己,则是要在这片荒芜的领地上,拓展出一条富有创新性的道路。这种创新,既是时代的,也是文学的。

有战争,也必然会有战俘。但是,在强调取义成仁的价值观支配下,战俘,是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题材。我们受到的文学影视教育,大都是宁死不当俘虏,危急关头就与敌人同归于尽。

在50-70年代的文艺作品中,战俘形象是基本空白的,除非是那种被俘后已经叛变,又再度潜伏到革命队伍中来的,

如《洪湖赤卫队》中的王金彪者流。进入80年代,先是有电影《一个与八个》,后来有《志愿军战俘纪事》,都是聚焦于不同时代的战俘的苍凉命运。21世纪之初,远行美国的哈金,以其《战争废品》,再度揭开了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的累累伤痕,但此书至今尚未与大陆读者见面。从基本空缺到争议不断,显示了时代的演进,但是这种演进仍然是沉重得令人窒息,讳莫得不近人情。战俘题材,本来是文学的富矿,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到获奥斯卡电影奖的《桂河大桥》,其发掘的人性深度和裸露的艺术潜能,都令人拍案叫绝,中国的作家,却仍然无法在这一题材上大展身手。是现实使然,还是知难而退?

就此而言,黄国荣在近些年来,一直是个具有强大活力和可成长性的军中作家。他的作品,不曾大红大紫,但是,其内在的探索思考,惨淡经营,却是非常独特而鲜明的,虽然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仍然在不停



《碑》黄国荣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

地进行挑战,挑战社会成见和文学成规,更是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不肯沿着驾轻就熟的写作路径自动延伸,一定要闹出点新的动静来。其大器晚成,可赞可叹。

英雄的连长邱梦山,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面对上级的错误命令导致大批战士无谓牺牲的鲜血,敢于独抒己见,以临危请命、立军令状的方式,以最小的牺牲,夺取了战场的胜局,他的英雄形象,由此脱颖而出。但是,他在战场上死过一

次之后,阴差阳错地做了俘虏,又被误认为是与他面貌相似的战士石井生,得以在交换战俘中回到部队。比起当年的志愿军战俘,他已经非常“幸运”,被部队接受,而且还得到了“提拔”,成了军官。但是,罗马不是一个早晨建成的,陈腐的传统观念仍然在作祟人间——仅仅是将其归诸传统观念,已经远远不够了,传统之所以能够活在人们心中,正是因为它正好迎合了人们的某种阴暗心理:掌握他人的“隐私”把柄,摈斥他人的独立人格,以驰骋自己的“自由”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于是,邱梦山仍然被划入另册,仍然经常要遭受人们的白眼和讥讽。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政治排斥,似乎大幅度地减弱了,他的党籍和军人身份得到保留,表明了时代的进步;但是,在那些心思不正而又千方百计地进行钻营的人们看来,这是将邱梦山这样的具有威胁性的人物,从经济竞争中予以制裁的一张王牌。相反地,站在正面的立场上的人们,对这一现象,仍

然无法理直气壮,无法争得完全平等,更何谈需要充分尊重,需要充分补偿呢?

有战争就有战俘,但是,对待战俘的真正理解和高度认知,却不知何日到来。像邱梦山,在战场上已经死过一次,走进战俘营,又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暴虐,他们已经是双重地受到伤害,一旦归来,理应得到加倍的补偿,但是,邱梦山却陷入新的困境。作为儿子,无法与父母相见;作为丈夫和父亲,只能是远距离地在绝望中守望;作为一个希望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崛起、重新证明自己的普通而又不是普通的人,他虽然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却仍然不得不被迫辞职,远走特区。

邱梦山的意外死亡,缓解了作品所揭示的巨大矛盾,也让善良的读者松了一口气。一个人能够死几次?为什么要让邱梦山这样的英雄,再次付出生命,才会真正重返社会,真正被社会所接受?战俘常有,而邱梦山不常有,其他战俘的命运,又将如何呢?